



清新派言情作家

浅绿

女尊男卑的海域世界，一个是手握皇权的新任女王，一个是放荡不羁的风流浪子，如何演绎惊心动魄的海域奇缘？

完美结局，最新番外，独家奉送！

赠送作者精美签名照、唐卡手绘海报

《天配良缘》三部曲

大结局

天配良缘
之
XILIEYUE

浅绿
著

西
烈
月
上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西 烈 月

上

天配良缘
之
天配良缘
天配良缘
天配良缘

浅绿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配良缘之西烈月: 全2册 / 浅绿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276-3

I. ①天… II. ①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2283号

- 书 名 天配良缘之西烈月
作 者 浅 绿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 题 策 划 李文峰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李文峰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276-3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522096132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西 烈 月

天配良缘之

目录

C O N T E N T S

上

楔 子	· 001
第 一 章 左右为难	· 007
第 二 章 贵客临门	· 020
第 三 章 登基大典	· 039
第 四 章 远方客人	· 052
第 五 章 青桐公子	· 067
第 六 章 窥视之心	· 082
第 七 章 新皇新政	· 095
第 八 章 祸起毒物	· 110
第 九 章 打探虚实	· 130
第 十 章 爱恨之间	· 144
第 十 一 章 怀疑渐起	· 158
第 十 二 章 坦白真相	· 171
第 十 三 章 熙王葬礼	· 184
第 十 四 章 荷塘诗会	· 201



目录

CONTENTS

下

- 第十五章 测试游戏 · 221
- 第十六章 科举大考 · 235
- 第十七章 青桐之祸 · 259
- 第十八章 金榜题名 · 269
- 第十九章 幽山祈天 · 288
- 第二十章 险象环生 · 305
- 第二十一章 意外之喜 · 320
- 第二十二章 舒清离开 · 335
- 第二十三章 女王之怒 · 348
- 第二十四章 风雨欲来 · 362
- 第二十五章 反扑之力 · 376
- 第二十六章 棋差一着 · 392
- 第二十七章 胜者为王 · 405
- 第二十八章 另一种幸福 · 416
- 番外一 悲催的季悠苒 · 428
- 番外二 让人头疼的孩子们 · 435





楔子

海域一百三十二年五月子时。

殿内，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响起，宫殿外焦急地徘徊了一宿的人们都停下了脚步，愣愣地盯着殿内，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一个紫衣女官走出殿外，微笑着对他们高声诵道：“恭喜齐君，是皇女！”

皇女！听到这个消息，殿外等候的众人几乎沸腾起来。

海域岛国，风俗奇特，以女为尊。历代女皇，为国事操劳，大多子嗣稀薄。女皇陛下虽已诞下一女二男，大皇女却一直体弱多病，御医断言她已时日无多。今日女皇又诞下一女，可谓海域之福，可喜可贺。

最为欢喜的，莫过于一直立于殿门外的齐峙，一身的蓝丝绒缎，将他衬得修长而脱俗。俊美的脸上，洋溢着难以言喻的激动。多年来，他与女皇感情虽不错，却从不敢奢望能与女皇孕育孩子，今天不但实现了，还为海域添了一名皇女，叫他怎不欢

喜。齐峙不理睬身后频频传来的道贺之声，快步往殿内走去，他现在只想见女皇，还有他的女儿。

殿内，西烈倾华在女官的搀扶下，慢慢坐起身来。虽然她脸色有些苍白，额头也布满细汗，但是精神依然很好。旁边的奴才快速为她换上新的丝质白锦，用温水为她擦拭身体。待一切收拾妥当后，女官接过御医悉心检查和照顾好的小皇女，轻声说道：“恭喜陛下，是皇女！”

西烈倾华轻轻抬手，让身边的人退下，才微笑着说道：“抱过来！”

“是。”女官小心地将手上软软的小生命抱在怀里，将她的脸转向女皇。

小家伙像是有感应一般，原本闭着的小眼睛缓缓睁开，用又黑又大的眼珠子盯着西烈倾华看，灵动欢快的样子可爱极了。

这让心情本就愉悦的西烈倾华更是开心，她伸手将小家伙接过来，抱在怀里。小家伙倒是不怕人，除了刚生下来的时候哭过两声之外，一直都安静乖巧。

“陛下。”齐峙站在屏风外，虽然心里极想马上看到女儿，但是得不到女皇的允许，他还是不能进去。

西烈倾华听到这温润亲和的男声，就知道外边站的是谁，于是轻笑道：“齐，过来看看我们的乖女儿吧。”她一直希望能生下一个如他一般温厚纯良、善解人意的孩子，如今看到怀中的小丫头乖巧可爱的样子，她的心愿算是达成了吧。

齐峙连忙走了过去，看到红绸子包裹着的小女孩，皮肤白里透红、吹弹可破，眼睛黑亮有神、顾盼生辉。看见他走过来，小女孩眼睛眨巴眨巴地盯着他，齐峙心下又是一阵狂喜。

摸着孩子嫩嫩的小脸，齐峙笑道：“她长得真像陛下。”尤其是那双眼睛。

仿佛听明白了父亲的话，小家伙又眨了眨大眼睛，还张着没牙的小嘴，笑了起来。这一笑，让齐峙和西烈倾华的心也跟着暖暖的。

西烈倾华龙心大悦，呵呵大笑，叫道：“礼官。”

“臣在。”礼官拿着礼册跪在龙榻之前，等着女皇的吩咐。

西烈倾华将小女孩交到齐峙手中，想了想，朗声宣道：“皇女赐名‘月’，封‘昇王’。”希望她能如月亮般皎洁。

“是。”礼官握着笔，手下一滞，但很快就记录下女皇的旨意。看来女皇陛下对这位皇女甚是喜欢。皇家子女本就寡少，皇女册封为王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是历朝历代，如昇王这样一出生就封王的，还没有过。

不仅仅是礼官吓了一跳，齐峙也不敢相信地愣在那里。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立刻抱着怀中的女孩，跪道：“谢陛下。”

殿内女官大臣、奴才侍卫，也纷纷跪倒在地，连声贺道：“恭喜陛下！恭喜昇王！恭喜齐君！”

西烈倾华轻轻抬手，她听多了这些歌功颂德、山呼万岁之辞，已经有些倦了，于是淡淡地说道：“好了，都退下吧。”

女皇忽来的冷漠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上位者的心思，又岂是人人都猜得中的。众人低呼一声“是”，便迅速出了大殿。

齐峙抱着小皇女，看了一眼女皇孤高的背影，轻叹一口气，也出了大殿。

月儿，你可别让你母皇失望啊。

初冬时节，寒风已起，迎面而来的咸湿寒气，让人忍不住直打寒战。一个娇小的湛蓝身影却正迎着寒风飞奔着，虽才九岁，但已习武三年，身手尚算敏捷，让追在后面的女官跟得辛苦，也看得心惊，大家在她身后直求饶道：“昇王，您跑慢点。”

女孩飞身穿过一片矮丛，刚来到后宫深处的花园，就听到依

稀传来一阵打斗声。西烈月大喝一声：“你们干什么？”

调整好呼吸，西烈月越过树丛，冷冷地看着眼前这班十四五岁的少年。

被喝声吓到的少年们，一看见是西烈月，额头上立刻冒出细细的汗珠，连忙跪倒在地，齐声说道：“参见昇王。”他们怎么会倒霉地遇见昇王？虽然她年纪不大，可是深得女皇宠爱，为人也是霸道蛮横。他们跟着大皇子，谁都不怕，就怕这位小祖宗。

西烈月看都不看这跪满一地的官家少年，缓缓踱到唯一站立着的俊秀少年身边，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问道：“大皇兄，怎么有空在这里赏花啊？”

天知道，这大冬天的，哪里来的花。西烈修戎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摸摸鼻子，顺着西烈月的话，讪讪笑道：

“皇……皇妹，你也这么巧来赏花啊？”

“是啊。”她状似不经意间一低头，看到了半跪在地上，蜷着身子不停低喘的少年，故作不解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西烈修戎一惊，立刻赔笑着上前扶起西烈修之，呵呵笑道：“皇兄和修之闹着玩呢。”真是倒霉，竟然会让西烈月看见，虽然西烈修之的父亲被指祸乱后宫，可是在母皇还没有发话之前，如果让西烈月知道自己的作为，怕是又有一番麻烦。

“闹着玩？”西烈月轻轻挑眉，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笑道：“原来皇兄喜欢玩这个？本王知道了。换本王和皇兄玩，如何？”说着，便一边挽起袖子，一边微笑着走近西烈修戎。

他怎么忘了，西烈月本就是一个小魔头。西烈修戎连忙后退几步，一个劲地摇头，“不不不，这个一点儿也不好玩。”谁都知道，母皇请了最好的师父教授皇妹习武，他怎么可能是她的对手。再说，虽然现在跪满一地的都是他的人，可是也没有一个敢和她交手的啊。

西烈月斜睨了他一眼，厉声说道：“既然皇兄也觉得不好

玩，那以后还是别再和二皇兄玩的好，不然，下次就是本王陪你玩了！”

西烈修戎暗暗咽了一口口水，皇妹的气势越来越吓人了，和母皇好像。

“好好好，太傅还等着检查我的课业呢，我走了。”西烈修戎说完，赶快跑出了这片小树林。跪了一地的奴才也连滚带爬地离开了。

待这一行人离开之后，西烈修之也艰难地站直身子。他脸上被打得满是瘀青，一身白衫也变得污浊不堪。西烈月也不扶他，只是看着他摇晃地站好之后，问道：“你怎么样？”

西烈修之轻拍了一下袖口的灰尘，即使被打得已经看不出原来俊美无俦、清风朗月般的绝美面容，他还是淡然地笑道：“没事。”

西烈月盯着他蹒跚离去的背影，受不了地翻了一个白眼。他和他父亲简直一模一样，都被欺负到头上去了，还能一笑置之！活该被陷害，活该被欺负。

心里虽然这样嘀咕着，西烈月还是对着他的背影问道：“你打算就这样一直被欺辱？”

西烈修之背影一滞，良久，他才低声笑道：“修之或许已经时日无多，这些还有什么好在意的？皇妹无须费心了。”他的父亲是因为那绝世的容颜而陪在女皇身边的，现在，他也是因为这绝世的容颜，而招来蹂躏之祸。这人人对美貌求之而不可得的想法，在他看来，却是可笑之极。

听了他的话，西烈月却不以为然。她摇摇头，回道：“你们不会死的。母皇自会处理。好好保住你这条命吧。”这么拙劣的陷害，连她都看得出来，母皇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只是此事牵连甚广，尤其是后宫之主斐汐诺一直拿所谓的“证据确凿”借题发挥，母皇得花些时间处理罢了。

西烈修之听完西烈月的话，并没有显得激动，也没有追问，只是一语不发地离开了。

西烈月莞尔一笑。他若不是这样清冷雅致，或许她也没有兴趣救他了。

众人离开后的小树林安静得有些可怕，忽然，一道清亮低缓的声音带着轻笑，说道：“恭喜陛下。”

茂密的树丛之后，居然站着两个华服女子。鎏金绀蓝的朝服，衬得西烈倾华威严而高贵。她看了一眼身边的女子，笑问：“喜从何来？”

女子看着西烈月离开的方向，不紧不慢地回道：“海域后继有人了。”



第一章

左右为难

碧波连天的大海就在眼前，身边环绕的却是翠绿苍劲的竹林，淡淡的咸湿海气，和着清新的竹叶幽香，说有多奇怪，就有多奇怪。真不知道，慕容舒清是怎么在这海边种植竹林的，在这一点上，她不得不佩服她。

西烈月平躺在竹林间的长竹榻上，看着头顶被日光照得闪闪发亮的竹叶，一脸苦恼地言道：“你说，我是让她们死还是让她们活呢？”死了一了百了，没人在背后给她放冷箭，制造麻烦；不死能给她增加很多乐趣，母皇也会比较开心。那到底是死还是不死呢？西烈月又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我想了十年还没有想清楚。”

她说了半天，身后连个回应都没有，就好像她在自言自语一样。西烈月懒懒地撑起头，侧躺着对身后专心泡茶的人嚷道：“喂，你说话啊。”

慕容舒清专心致志地将用心炮制的龙涎新茶轻轻放入红泥小火炉上正沸着浓香酒气的茶壶中，慢慢搅拌着。她发现这样煮出来的茶，味道独特，别有一番风味。酒香的甘醇尽数被茶叶吸收，却没有酒味，茶叶的微涩也被浓郁的酒香盖过，细细品来，足以让人心旷神怡。

对于西烈月的无病呻吟，慕容舒清也回答得漫不经心，笑道：“你已经想了十年，还需要问我吗？”身在帝王之家，她算是幸运的了，只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有资格和她争皇位，若是换在其他国家，只怕就不止两个，二十个都有可能。再说，她还有机会思考十年，可见那两个人连对手也算不上，她这不是无病呻吟是什么？

说了等于没说，西烈月重新倒回竹榻之上，悻悻地说道：“就是因为想了十年，什么都想过了、想透了，现在我需要一点儿冲动，下一个决定。”

西烈月才说完，一只握成拳的手便在她眼前晃了晃。只见慕容舒清站在她身边，将拳头伸到她面前。西烈月坐直身子，看着慕容舒清笑着晃手，挑了挑眉道：“抽签？”

慕容舒清点点头，笑道：“这里有两根细竹枝，你要是抽中长的，她们就死；你要是抽中短的，她们就活。这样够刺激了吧？”

确实够刺激！西烈月显得有些兴奋地击掌笑道：“好主意。”既然她自己不想做决定，那就让老天爷来决定好了。

没有多想，西烈月自舒清手中抽出一根竹枝。

拿在手里一看，竹枝有半根手指长，西烈月摇晃着手中的竹枝，撇了撇嘴，说道：“短的？那就是要她们活咯。”

慕容舒清笑而不答，起身回到小炭炉前，慢慢搅着她的茶。

西烈月看看手里的竹枝，再看看慕容舒清闲适的背影，她一向不管她朝中的事情，今天怎么会这么爽快地给她出主意，难不成……

西烈月起身走到慕容舒清身边，接过她刚刚盛上来的一杯新茶，抓住那只一直没有张开的手，揶揄道：“我猜，你手里另一根竹枝和这根一样长。”

“是的。”慕容舒清也没有否认，轻轻张开手掌，里面是一枝与西烈月手中一模一样的竹枝。轻轻翻转手掌，竹枝飘然落地。慕容舒清一边为自己再盛上一杯茶，一边淡淡地回道：“这样可长可短的长度，你没有对比另一枝，第一感觉就是短的，可见，你想她们活着。”

西烈月好笑地摇摇头，说道：“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冷静？轩辕逸没能让你意乱情迷，变得笨一点儿吗？”

慕容舒清可不打算回答她这个无聊的问题，有人证明过爱情会降低人的智商吗？

西烈月握着手中微烫的酒，讪讪笑道：“罢了，反正也和她们玩了十来年，一下子要是没了，也甚是无趣。”

让她们活着，确实是她的心意，只是若以一国之君的立场，很多事，是需要取舍的。现在国家太平，她们的小把戏，她是不放在心上的，就怕时日一长，国家危难之时，她们再来作乱，她可能就无暇抵挡了。所以，她想过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只是现在看来，既然她还是顾念亲情的，就不妨再留她们几年吧。

品着手中茶温合适的新茶，西烈月不得不说，慕容舒清这个煮法还真是别出心裁，喝下之后，沁人心脾，口齿留香。饮完杯中之物，西烈月一边将茶杯递到慕容舒清面前，一边说道：“对了，下月十五，是我的登基大典，你要来！”

不出她所料，听了她的话，慕容舒清的背脊一僵，有气无力地问道：“不能打个商量？”难道她这一辈子都难逃这些霸道之人的纠缠？轩辕逸是这样，西烈月也是这样，她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不行！”西烈月的回答彻底熄灭了慕容舒清的“奢望”。她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这处清幽雅致的竹林，又绕着一株已有手臂粗细的竹子走了一圈，才对着慕容舒清散漫地说道：“你不来，我就把大典搬到你这海边竹楼来举行，你说是不是会很有趣？”

一点儿也没有趣！慕容舒清将茶从炭炉上移开，对于西烈月的话不理不睬。她总结出—条经验，就是对西烈月和轩辕逸这种人，不管他们说什么，都不要跟他们辩驳，因为那是白费力气。

这时，竹林外飞身闪进一抹嫣红身影，随之响起一阵清亮的女声，“主子，女皇陛下传您到御书房。”

西烈月轻轻点头，踏出了两步，又折了回来，拍着慕容舒清的肩膀，

在她耳边小声说道：“你别忘了下月十五，一定要到！”慕容舒清是她第一个引为知己的人，在她登基的时候，她希望她能到场。

肩上的力度让慕容舒清苦笑不已，“尽量……”登基可以说是西烈月人生中最重要时刻，她又怎么会不知道，看来这次她是非去不可了。

西烈月收回手，不再说什么，她懂她，她说这样的话就表示一定会去的。

一蓝一红两抹倩影飞快掠过竹林，慕容舒清拿起茶壶，起身走回身后不远处的竹屋。当脚下踩上那根细小的竹枝时，慕容舒清停顿了一下，虽然她不愿意看见西烈月为了皇位而姐妹相残，可是今日不杀她们，日后，是否会为西烈月带来致命的伤害呢？

希望，她今天的决定是对的。

西烈月刚踏进宫门，一个紫衣奴仆已经等在宫门口，见到她，立刻屈膝跪下，毕恭毕敬地说道：“昇王，齐君让您到齐风闲虚去一趟。”

西烈月看了他一眼，见是父亲身边亲近的仆人，便挥挥衣袖，不在意地回道：“知道了。本王现在要去御书房见母皇，一会儿就过去。”

“是。”奴仆行礼之后，才悄然起身，缓缓向后退去。这宫里谁都知道，昇王一向随心所欲，有时可以不讲究规矩，有时却可以只因为看人不顺眼，就将人逐出宫去，甚至连命都有可能丢了。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还是恭敬一点保险。再说，昇王很快就会是一国之君了，更是懈怠不得。

看他小心翼翼，退了几步就像见了鬼一般赶快逃走的样子，西烈月觉得有些好笑，看来五年前的那件事，让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还真是不小。当年若不是皇姐派人接近她，在她对他宠爱之极时出卖她，让她差点没命，她也不会一气之下，将他容颜尽毁，逐出京城。结果这件事以讹传讹，衍变成她因为侍郎做错了一些小事，就将他毁容逐府。不过她从不屑于解释这些，他们把她看作无情之人，那是再好不过了。

芪焰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真为主子抱不平。虽然主子五年来还是一样

的飞扬跋扈桀骜不驯，侍郎也为数不少，可是主子看他们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看他时的专注和爱怜。看来他是真的伤了主子的心了，即便是当时重伤之下，主子仍舍不得杀了他。

西烈月微微闭了下双眼，她不想再想起那些让人痛心的过去，既然是过去的事，那就让它过去吧。他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伤害她了。

睁开眼，西烈月笑着对苾焰说道：“焰，我似乎变得抢手起来了。”她就要继位，估计母皇和父君都担心她会对其他两个皇女痛下杀手，但要怪只能怪她们的小动作太频繁了。

苾焰点头，灵动的眼睛里，满是俏皮。她嫣然笑道：“是啊，只怕主子还要烦不少时候。”

是吗？那就让她们多担心一段时日吧。西烈月浅浅地勾起唇角，对苾焰说道：“待会儿我去见母皇，你传木钰到王府等我。”她只说不杀她们，可没说不能给她们一点儿教训，不然让她们有空破坏她的登基大典就不好玩了。

看主子笑成这样，估计是有了新的计策了。苾焰爽利地回道：“是。”说完几个起跃就出了宫门。西烈月微微挑眉，她好像不是很莽撞吧？轩辕逸整天调侃她说有什么主子，就会有什么奴才，或许，她应该让苾焰到慕容舒清身边待一段时间。

西烈月悠哉地踏入御书房，半跪着行礼道：“参见母皇。”

西烈倾华心里甚是骄傲地看着这个越发意气风发的女儿。海域在历代女皇的苦心经营下，也算是百姓安居，太平无事。当年，她选择齐峙，也是希望能孕育一个温厚平和、勤政爱民的女皇人选，不需要她有什么大作为，只要能守住这个国家就可以了。谁知道，齐峙性格温和，这女儿却是强势霸气。虽然与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但她还是为有这么一个才华出众、卓越不凡的女儿而感到骄傲。

微笑着抬手，西烈倾华笑道：“平身。月儿，你过来。”

西烈月依言走到西烈倾华身边，西烈倾华将手中的画卷转向西烈月，

问道：“你看这幅贺寿图画得怎么样？”

贺寿图？画得很是传神。西烈月轻笑，果然和她想的相去不远，西烈月不动声色，点头回道：“很好。”

西烈倾华看她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便将画卷平放在书桌之上，问道：“好在哪里？”

西烈月懒懒地再次看向画卷，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卷轴的梨花木，迎上西烈倾华紧盯着她的双眼，低低笑道：“好在母慈子孝、一家和气的意境。”

“朕也是这么觉得。”西烈倾华说完，轻推画卷的一端，画卷慢慢合上。西烈倾华在龙椅上坐下，一双隐含精光的眼始终不离西烈月，口中却轻柔地笑道：“就不知道朕有没有这样的福气。”

母皇是害怕她要了她们的命吗？这么多年了，她们可是每时每刻都想要她的命啊。虽然在竹林时，西烈月心中就有了答案，但她仍是语带含糊地笑道：“母皇洪福齐天，自然是会儿孙满堂的。”

对于她的回答，西烈倾华倒有些趣味地笑道：“是吗？”

西烈月在一旁的侧椅上坐下，言之凿凿地回道：“当然。”她只说会儿孙满堂，可不一定是哪个儿孙哦。

两人眼光相会，西烈月不避不闪，十分坦然地面对西烈倾华的审视。良久，西烈倾华收回视线，有些无奈地摇摇头。有时候，有一个太过出色的女儿，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这事看来今天又只能作罢了。

西烈倾华叹了口气，问道：“你下月就要即位了，后宫之主却还没有明确，你有什么打算？”这后位的选择，对于将来她执政，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以西烈月的聪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迟迟不定，是她另有打算？

西烈月不着痕迹地看了龙椅后的丝帘一眼，回道：“就从丞相侄儿惜君、大将军的儿子炽君中选一个吧，母皇看哪个好就哪个，我无所谓。”

无所谓？好个无所谓，她倒是把这个难题丢给她了。挥挥手，西烈倾华说道：“朕知道了，你退下吧。”